



汪若——著

无可无不可

的
王国

DISPENSABLE
KINGDOM

一味「都市病」解药
「帧」活着的X光片

在暗夜的都市里
寻找同类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无可无不可

的
王国

汪 若 —— 著

DISPENSABLE
KINGD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可无不可的王国 / 汪若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0373-9

I. ①无… II. ①汪…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8042号

无可无不可的王国

作 者: 汪 若

责任编辑: 徐 鹏 崔保华

产品经理: 马 燕

特约编辑: 丛龙艳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9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5

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373-9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她与村上： 另一种互文性

这里收录的五部中篇小说，作者大约在刚写完之后的某个时候就一一传给我看了。因此，现在写这篇小序，原本是不打算全看的。但看完《纸男》之后，不由得全部下载打印，缩在书房角落小沙发里，像捧着小白兔或小松鼠一样，一页页小心地看到最后一页。

有什么吸引了我！是什么吸引了我呢？如今，除了乡下木篱上的牵牛花和夕晖下的狗尾草，极少有什么能吸引我了。然而我到底被吸引了。应该说，吸引我的，主要不是故事——何况故事本身很难说有多么流光溢彩、石破天惊——而似乎是那种调调、那种节奏、那种修辞、那种氛围，特别是其间若即若离的那些都市男女特有的孤独感、疏离感、寂寥感、失落感、虚无感以及迷惘、纠结、荒诞、无奈、失望、无望、绝望等微妙而又沉重的心绪。关键词：消失、错位——消失与寻找的周而

复始，错位与复位的往来循环。消失与错位的无可避免，寻找与复位的枉费心机。

索性这样说好了，我在这里遇见了村上——村上春树，准确说来，遇见了林译村上！那是一种奇妙的即视感，似曾相识的 *dèjà-vu*（法语，意为“似曾相识”）。在这里，你可以邂逅村上小说世界里绿子和直子以外的所有人、所有场景甚至所有明喻和隐喻。

遇见最多的，无疑是大都会属于白领阶层的男士与女性。作者汪若显然是其中一员。作为其中一员，汪若总能准确地拽出她和他的一段生活蒙太奇，巧妙地划开其心间挥之不去或稍纵即逝的隐秘情思，执着地破解其扑朔迷离的生命密码，尤其擅长刻录男女主人公种种错位和错位感——置身于现实而又有“一种薄如蝉翼的非现实感横贯其中”的错位感。极端说来，较之自己与他人的错位、自己与体制的错位、自己与社会乃至世界的错位，更是自己与自己的错位、个体心灵本身的错位。

换个说法，作者感兴趣的并非书中一再出现的职场、酒吧、宾馆、超市、时装店等都市外部环境。外部环境只是主人公错位感受的物化、外化。

作为情节，大多是女人与男人的相遇、分离、追寻、重逢或消失。涉及感情背叛的性事处理得波澜不惊，婚姻纠纷化解得负重若轻，偶然一现的爱之高潮的急速消退……所有描述都那么低调、理性、睿智、

从容、洗练和优雅。但这终究是表层，而深层结构则不失张力，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是啊，男女之间和男女各自的情感错位、心灵错位，本质上怎么可能真正轻松得来呢？尤其女人忽然失去男人、男人忽然失去女人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假如作者名字不是汪若，而是换成村上春树，那么完全可以是《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的续集——“没有男人的女人们”。

而另一方面，如果真要上前跟男女主人公们打招呼或仔细辨认，他们的面目却又变得模糊起来。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在这部中篇集子某个场所某一时刻邂逅《舞！舞！舞！》中的五反田，邂逅《奇鸟行状录》中的“猫没了”，邂逅《国境以南，太阳以西》中的初君，邂逅《斯普特尼克恋人》中“排山倒海”的恋情，而若认真比较，却又变得依稀莫辨，渐行渐远。由此或可得出结论：汪若同村上的互文性，较之文本上的互文性，更是精神上的互文性，或者灵魂的呼应性（sympathy）。

也就是说，作者固然可能极为熟悉村上文本并因此受其影响，但那不是根本性的——即使没有村上春树，她也会写这些和这么写。借用村上春树《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日文版前言中的说法，汪若身上“存在本能性故事矿脉，有什么赶来把它巧妙地发掘出来了”。而若没有“本能性故事矿脉”，哪怕再庞大高效的发掘机赶来也是什么也发掘不出来的。

比如我。就对村上文本的熟悉程度来说，恐怕很

难有谁超过我——毕竟我翻译了而不是翻阅了四十多部村上作品。同一本书看一遍和译一遍，那有可能是两本书、两个世界——然而我死活写不出小说，盖因我身上压根儿不存在“本能性故事矿脉”。纵使文体方面本应最受村上影响的我，写起文章来也自成“矿脉”，动不动就“杏花春雨”“月满西楼”，动不动就要“告老还乡”“种瓜种豆”——想不露出农民底子都不可能。

这么着，看汪若这五篇小说，越发让我发现自己是个农民。另一个发现，就是像上面说的那样，发现了汪若同村上之间精神底子上的互文性，也附带发现了她所以执意找我写这篇小序的理由。这也让我佩服她的真诚和勇气。一般说来，作家不大喜欢被人发现自己受谁的影响。而她情愿如此。

最后，把我翻阅当中随手摘录的几个比喻句抄在下面，是不是互文性不好说，但至少同样聪明、俏皮、好玩。请看：

△阳光如同金色的丝绒一样柔软而温暖地覆盖在人身上。（《亚特兰蒂斯酒店1116号房》）

△空虚和绝望感从天而降，如同大海中两年才在桅杆上停下来歇息一次的信天翁，最终落在她的头上。（《那年夏天的吸血鬼》）

△（他）仿佛生物学家在俯身观看实验用的小白鼠。（同上）

△纸男的动作温柔美好，如同触动远古的记忆。
（《纸男》）

最后两句不是比喻：

△我们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人生有80%以上的时间十分乏味。但或许正是因为这80%，才让人体会另外20%的新奇和宝贵。（《无可无不可的王国》）

△为爱而结合是所有婚姻中最不牢靠的一种——因为爱是会消失的。（《亚特兰蒂斯酒店1116号房》）

如何，你不认为这样的句子唯有洗练的城里人才写得出来？反正我写不出来。

一本适合都市男女歪在公寓套间里时而啜一口威士忌或望一眼窗外霏霏细雨看的书。好书。

林少华

二〇一六年元月十五日于窥海斋

时青岛海天迷蒙，涛声依旧

汪若的小说里，喧嚣世间会忽然浮现静谧的气泡，
是脆弱的，颤动的，分隔开现实的逻辑，呈现着不可
能的幽深、空旷、诗意与美。

——李敬泽

消失记 ----- 1

目录

纸 男 ----- 41

无可无不可的王国 ----- 69

亚特兰蒂斯酒店 1116 号房 ----- 125

那年夏天的吸血鬼 ----- 187

后记：一本小说集是怎样诞生的 ----- 255

消失记

1

在高中举行的这个毕业十五周年庆典，实在太容易引发人们的回忆和幻觉了——尤其是在吃饱喝足，困意不断袭来的五月下午。

在这个钟点，午后阳光温暖地照在脸上，金色的光线透过睫毛发生了物理学中所谓的衍射现象，呈现出彩虹般的颜色。校园里那几棵老核桃树卵形的叶子在这样的光线下变成了一种透明的翡翠色，那是最昂贵的祖母绿的颜色，犹如时光倒流般美丽。

在学校的庆典上，满走廊漫无目的游逛着的老教师们如同一座座活动纪念碑，也像你从宇宙飞船窗口望出去所看到的那些古老亲切的恒星。随便哪个学生在苦思冥想后欢呼出他们的名字，他们都迅速地给予茫然和一视同仁的微笑——这微笑神奇到足以让十五年的光阴在几秒内通通消失。

坐在课桌后面那些老同学或多或少都带着点心神恍惚的表情，就好像他们来学校参加庆典乘坐的不是一公里1块2的出租车，而是宇宙飞船；教室外的不是操场，而是时间隧道。

白兔一样的女郎感叹道：“他和十几年前完全一样啊。”

这里说到的是她的物理老师。

她刚刚在走廊里遇见了十几年前的物理老师，真的是十几年前的。老头儿虽然已经退休，但奇迹般地没有任何改变：稀疏的头发按理该一根不乱地拢到脑后，但总有几绺不听话，怪滑稽地耷拉下来，连衣服都还是那件深蓝色大外套，衣襟上永远沾满各色粉笔屑，衣兜总被各色杂物撑得鼓鼓囊囊。此人总喜欢在课上突然从口袋中掏出个什么物件做个物理小实验，有时候则是一沓临时测验题——兔女郎当时最害怕后一种。

高二时，她因为物理迟交作业而去老师办公室检讨时，遇见的便是这样眼神天真无邪，对学生面露柔软温暖的微笑的物理老师。

一时间，她几乎以为自己变成了落入树洞遇见白兔先生的爱丽丝。



兔女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陷入了和消失有关的话题。

这个话题是由一个已经长出巨大肚腩的男同学扯出来的。他一直在感叹时光流逝，生活、工作两繁忙，“所遇之人都不可信，还是老同学好啊”等等。在兔女郎的记忆里，他早年是个高个子肌肉结实的男孩。但十几年不见，此人腹部早已如孕妇般隆起，当年清晰可辨的六块腹肌已经全部消失了。

肚男一直热心于组织本次中学同学聚会，担负了大部分联络工作。天知道他从哪里找出了全班五十个人的联络方式，这真是一项高难度的考古活动，足以媲美霍华德·卡特博士猫在埃及闷热漆黑地道里进行的探险活动——最后，他终于凭借神秘的封印在国王谷中发现了通往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阶梯。

听了老同学们对他办事效率的夸奖，他微笑了一下，回答说：“哪里，我没怎么忙，全是秘书做的。”

和他坐在一起的兔女郎听了这话，纳闷儿起来。她这才发现，说了半天话，自己对于对方到底在干什么一无所知。

看肚男那昂贵而不显山露水的穿着、隆起得恰到好处的肚腩、听到赞扬时分寸得当的表情——先是垂下眼帘三四秒钟，随后直视对方的双眼露出矜持的微笑，还有“秘书”……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疑惑：莫非此人已经飞黄腾达了不成？

肚男随即抱怨找不到某人——这里说的某人是当年在同学中大出风头的班长。那时他是全体女生仰慕的对象，人长得好看，成绩也没得说。更难得的是，此人并不是老师的应声虫，为人爽朗热情，相当懂得变通之道，一笑便露出一口牙膏广告模特儿一样雪白整齐的牙齿。在三年的学校生活里，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天生的赢家——无论球赛、智力问答、读书会、艺术节表演还是追女生，都是如此。最后，他更是按部就班毫不失误地考入了最好的大学，读上了当时最为热门的金融专业。

简而言之，此人属于从走廊走过时，与之相遇的女人无不频频回头观看的那种——无论是女孩还是她们的母亲，无一例外。

关于班长的话题一开头，十几年后的同学，至少是女同学们，仍旧像当年回头观看他般踊跃地加入了讨论：“他究竟在干什么？”

“不知道。”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大二的时候呢。”

“听说他出国了？”

“好像跟大学同学结婚了吧？”

“不清楚啊。”

关于班长的叙述片断之间的跨度实在太太，无论如何都无法拼凑在一起，人们最终只得悻悻作罢。

令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走在大街上连陌生人都会注意到的人，居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了踪影。同学中没有人和他保持联络，甚至包括那些曾经和他一起打球一起干过“坏事”的哥们儿——其中一些人已经超重……或者那些曾经和他非常要好的女孩子，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做了妈妈。

兔女郎其实与班长并不熟，她是在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才从另一个城市转学到这个班上来的。对于正为跟不上功课和青春期的苦恼不已的兔女郎来说，班长雪白的牙齿和阳光般的微笑未免太耀眼了些，与她当时沉默寡言的人生不甚匹配。

当时，她在班上的社交活动无非是与关系好的同学交换些香港或欧美明星的歌曲磁带或CD，再费力地把歌词抄在本子上。她白天黑夜上学下学只要一有空就会戴上耳机听歌，如此折腾下来，竟然学会了几句颇为地道的广东话，英语成绩也相当不错。与她亲密一点的同学，也无非是一起坐在核桃树下吃午饭或者一起骑车上下学而已。

在这个学校里，事实上，她唯一比较接近的人是自己的同桌，那是一个戴着大大黑边眼镜的男孩，脸色苍白到近乎透明，总是低垂眼皮，上课时曾经无数次被老师当成在打瞌睡给揪起来。男孩平时沉默寡言，眼镜总滑到鼻子尖上，唯独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手

舞足蹈，喋喋不休，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只顾自己讲个不停，直到尽兴才住嘴，复归沉默。为此，班上的同学都当他是怪人，客客气气，敬而远之。

他的成绩总体平平，但对喜欢的科目，比如历史和化学，却能轻易拿到高分。兔女郎和他一样，但她更中意的科目是英语和语文。他们两个人的共同点是喜欢在各种课上看与课业无关的书。若是看完了手里的书，老师还在台上喋喋不休，他们就彼此交换，继续埋头看下去。眼镜男孩看得最多的，当然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各种回忆录，兔女郎因此得以顺带熟悉了那段历史。

就这样，靠着默不作声地并排在课上低头看课外书，他们迎来了高三。

到了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前，也就是圣诞节前后，眼镜男孩不来了。他的座位一直空着。第一个星期，兔女郎以为他只是感冒了，但是到了第二个星期，她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那正是高考前的关键时刻，男孩的缺席意味着将错过考试。而大多数人未来的命运，基本上在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便已经被决定了。

这个座位一直空了下去，眼镜男孩从此消失了。老师对学生们解释说，他长期神经衰弱，现在考试临近，压力太大，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不得不休学一年，回家休养。这个奇怪的病症听上去和男孩苍白疲倦的神情确实有吻合之处，大家先是惋惜，随后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一开始，班上的同学还商量着要去看他，但是因为课业繁重，加上老师说最好不要去干扰对方休息疗养，随即作罢。

没有眼镜男孩，兔女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寂寞。当时她太小，还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这种感觉，那其实是一种本能的亲近感。两人平时很少交谈。尽管如此，眼镜男孩的沉默却给了兔女郎一种笃定

6 感。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那男孩身上有某种与现实隔离的东西所致。他看上去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这种态度，无形中跟兔女郎当时孤立无援的青春心理产生了共鸣——她是从另外一个学校转来的，在这个世界里，她也是个外人。

她想过去看他，但之前两人根本没说过太多涉及私人的话题，她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因为胆怯和害羞，她也不敢去找老师要男孩的地址。

从那时候起到高考，她身边一直再未坐过人。做累了习题，她会把自己的脸颊贴在冰冷的桌面上，注视着那一半空空如也的位置。他们的桌子是高三新换的，散发着好闻的木头和清漆味道……

兔女郎时时想象男孩在做什么，但这些想象最终都淹没在漫长的考试准备中。就这样，兔女郎和男孩消失的象征——那个空座位，寂寞的17岁生日，周而复始的粉刺还有大摞的复习资料一起，度过了圣诞、新年、春节、第二次模拟考试，最后终于轮到高考……随即，她也离开了这个学校。

在她的记忆中，他们最亲密的时刻是高三那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不知从哪里来的沙暴袭击了这个城市：灰尘漫天，冷清的街道上飞舞着塑料袋和各种匪夷所思的东西；用纱巾遮住头发、戴着口罩的行人们像在逃避宿命一样匆匆忙忙走动。眼镜男孩和兔女郎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后一起回家。过马路时，兔女郎因为疏忽，没有看到行人红灯，男孩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男孩的手心温暖，他们的手有五秒钟的接触，随即迅速地分开。就在这一瞬间，兔女郎身后一辆停在路边正被警察抄牌的越野车在用大音量放一首英文歌——*Girl From Ipanema*（碰巧她听过）。那正是香港电影最后的黄金期，是陈奕迅越来越讨人喜欢，周星驰开始

转型做导演，而大学中的文艺青年们已经弃法国片开始讨论北欧电影的时代……

不管这些细节是否真实和准确，至少在兔女郎这里，这是她记忆中关于那个寒冷冬天最为温馨的情节之一。

“在想什么呢？”肚男问她。

“没什么。”兔女郎慌忙回答。

在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关于消失的话题就这样开始了。

和消失命题有关的一切包括：事物原来在哪里，消失后去了何处，这一事物是否是永久性地消失和消失时作为旁观者的你在那里等等。

或者，对于一个人而言，这个命题就是什么是消失、如何消失。

总体来说，消失有个前提，即之前这个东西必定存在，否则，一个意识不到的东西消失，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会产生任何触动——连“消失”这一词语本身都将消失。

怎么才能消失呢？当然前提是存在。看起来，除了兔女郎，大家根本没有意识到眼镜男孩曾经存在过。

二

同学聚会后，兔女郎回到了家。

打开门，猫照例在门口迎接她。她丢下钥匙和皮包，长时间抚